



一之曲部三地大的醒甦

海林

譯 楣 新 湯

The Awakening Land: THE TREES
by Conrad Richter

今日世界出版社

海林

甦醒的大地三部曲之一

湯新楓譯



THE TREES, the first novel of a trilogy entitled
THE AWAKENING LAND by Conrad Richter.
Copyright, 1940, 1945, 1946, 1950, © 1966 by Conrad
Richt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September 1971

甦醒的大地三部曲之一

林 海

康拉·李希特著 • 湯新楣譯

今日界世出版社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

承印：自由亞洲出版社

馬尼拉信箱第一五一號

公元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版 定價：港幣二元
民國六十

封面設計：蔡浩泉

美國人向西開闢疆土，始於十八世紀末葉。那時成千成百的富於創墾精神的移民，順着聖勞蘭士河與大湖一脈相連的水道，進入阿帕勒契安山以西的林野，就是現在俄亥俄州東南部的地方。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正是這些胼手胝足的移民，在一望無際的林海裏，刻苦奮鬥，興家立業的史實。

林海是著者所寫的甦醒的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環繞着一個叫做賽娥·勒蓋的女孩子進行。故事開始時，賽娥還是一個年方及笄的少女，結束時她已是一個胸有成竹的少婦，「不願意看見黑鬱鬱的森林一直延伸到她的房門口，而想開闢一塊土地，種些可以和野生植物同樣長得大的東西。」這個剛強的少婦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所以三部曲的第二部叫做田野（*The Fields*），等到了第三部小城（*The Town*），她已經富貴滿堂，帶着成羣的子孫，從湫隘的木屋搬入美輪美奐的華廈了。

她的成功，正如美國這個國家的成功一樣，是經過許多艱難困苦，不是一蹴即至的。她的奮鬥的軌跡，完全可以在林海裏找到，其雄偉處真像一首廣闊渾厚的史詩，細緻委婉的地方，又像小兒女的喁喁私語。在美國小說裏，林海算得上是上乘佳作。

著者康拉·李希特（*Conrad Michael Richter*），一八九〇年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幼年即隨父母遷往俄亥俄。他以善寫邊疆生活馳名。文筆細膩生動，極富地方色彩。

你當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歷代之年，

問你的父親，他必指示你；

問你的長者，他必告訴你。

舊約申命記第三十二章第七節

目錄

第一章	高瞻遠矚	一
第二章	黑土之鄉	七
第三章	新屋落成	二三
第四章	枕斧達旦	二二
第五章	麵包遺憾	二九
第六章	困惑莫名	三九
第七章	有女待嫁	四九
第八章	移民踵至	五七
第九章	喝茶插曲	六七
第十章	少女情懷	七七
第十一章	死裏逃生	八七
第十二章	荒林廢墟	九五
第十三章	白蓮怒放	一〇七

第十四章	幼女失蹤	一五
第十五章	花花世界	二九
第十六章	國慶佳節	一三九
第十七章	獵人世家	一五三
第十八章	一望無際	一六九
第十九章	喜事重重	一八九
第二十章	安居樂業	二〇五

第一章 高瞻遠矚

他們習慣地跳跳蹦蹦向前走，有些人終身棲居海上，這一家人却專在林中營生。爸爸在樹林裏的微光下彷彿是個駝背，可是滿頭亂髮的灰色身影所顯出的駝峯原是個背包，鎗桿下的背包裏有斧頭、鉛條和火藥，鐵匠用的模子和用兩條黃毛毯子裹住的一袋玉米麪。

賽娥背着裝滿了小零件的大洋鐵桶和小洋鐵桶，貞妮的雪白的肩上用皮條綁住被子，阿嫻身上所捆的則是一大塊鹿肉和血跡斑斑的一塊摺起的鹿皮，那鹿是他們走過了最後的一個貿易商之後他父親所獵獲的，連最小的維葉和嘉麗也都背着斧子、彈模和衣服，祇有他們的媽嘉麗·勒蓋例外，因為她老是發燒，身體不好，祇能攬着那件右肩裂縫後又補好的藍色舊革命軍大氅。

勒蓋全家是爲了獸荒而離開賓夕法尼亞的。粟子開始長成的幾個月以前，渥斯·勒蓋便看出發生林荒。他說情況之嚴重將是自從離開約克唐的第二個冬天以來所沒見過的。他曾在林中盤桓很久，祇跟他的老獵犬薩基講話，不跟別人講話，因此他一開口時，嘉麗便仔細傾聽，一個月來他不斷地留

神跡象，橡、榛和樺樹的林子今年將不會成爲熊與鴿的叢密盤踞地。鹿徑上的新糞從沒有像今年這麼少過，現在松鼠也要遷徙了。

他說他曾站在老明果樺樹附近的一段枯木上，眼見牠們成羣結隊湧出樹林，牠們跑得那麼快，彷彿有一羣亡山黑狼在後面緊追似的，還有個或許是更要不得的凶兆，紅松鼠們都在用爪子攻擊牡鼠要把它們剷掉，林中地面上一片灰灰黑黑的，盡是這些松鼠，牠們到了派迪溪時並不列隊或是上樹而是爭先像水獺似的跳下去。僥倖未死的搶着從死的身上跑過去。

要是獸奔時獸肉不含毒，渥斯就會弄個木棒不吹半點子火藥就能打死一百頭，然而那既是獸奔，他便像打雷時的鴨子一樣動也不動地站在枯木，看看老狗熊最後是不是也出奔，等到最後一隻野獸跑過去之後，後面便什麼也沒有了，他知道什麼也沒有了，祇有飢荒。

勒蓋家的這幾個孩子聽得嘴張得大大地，胸口處手織布做的衣服一起一伏就像那些出奔的松鼠的側腹，恨不得能看到當時情形，那怕把身上衣服統統送掉也情願。反正他們都是要到西部去，恨不得說去就去，用不着等到明天。可是在他們的爸爸面前他們不敢露出這種神色，不，他們祇是嘴張得大大的，極想聽媽說什麼。

嘉麗靜靜坐在自製的一把胡桃木搖椅上。哦，她知道她丈夫多想找個藉口離開這裏。她的兩眼斜視着他，她的嘴微微撮着，彷彿她把所有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東西都吸了進去，不聲不响地在嘴唇之內盤算着。她的嘴長得那麼溫柔，可是也能綑得緊緊的像蚌殼一樣，她把頭一抬，人人都不知她要說些什麼。

「你是打算渡過俄亥俄河嗎？」她問着，兩眼對她男人露出剎那兇光。

他點點頭，賽娥眼見連她爸爸也不知道她媽會說出什麼或做出什麼，他掏出他的泥煙斗，裝上煙葉子，可是兩眼一直望着她的臉。孩子們現在等到簡直忍不住了。

他們的媽繼續板着臉說話。

「我告訴過你我決不到那邊去。」孩子們的臉上都黯然失色，她的兩眼又垂了下來，朝門坎外望了好久，然後掃望木屋裏見慣了的木櫈、短木材拼成的桌子、手織機與紡車，後來又抬起頭朝門坎外空地上的一座小坎，這些沒一樣是能帶得走的，過了一會兒她凝視那一張張的臉。「可是，」她叨叨着，「如果獵物都走掉了，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四個小傢伙轉過身去，必恭必敬地走出木屋，他們一到了外面便在暮色中朝地上一撲，不斷打滾、翻跟頭，光腳亂跳亂踴，高興得直叫，就像一隊小獵犬從狗欄裏放出來去參加夜獵似的。

身為大姐的賽娥回到火上的烤肉那兒去，把肉轉動，並且把滴下來的油用長木匙接住，然後再抹上去。自從她用小手把最小的弟弟接到這世界上來以後，她就沒有被感情衝動過。那小弟弟是他們所見過的最好看的小寶寶，她用手打那野蠻似的光裸裸的他，連手都拍酸了，可是他始終沒張開嘴哭。

她當時還是個小孩子。現在她已經十五歲，火光照在她的光腿和短服上，她用不着把胸和頭挺起來，生命彷彿像河的流水那樣平靜有力地流過她的身體。她能將四個小傢伙同時弄倒，掀在地上，任憑他們怎樣掙扎也起不來。她替他們梳頭或是洗臉時，他們總是疼的直叫「別使這麼大勁！」有一次他們的爸爸到黑森林去捉松鼠，家裏連一絲肉都沒有的時候，她見到一頭小白面牡鹿在河裏游水，她

便光着頭跑去，朝深深的河水裏一跳，然後揪住小鹿的角，像黃泥塔族印第安人的黑獵手似的，想把它淹死，她和鹿鬥得河水四濺，那幾個小傢伙和她們的媽則在岸上跑來跑去，沒辦法幫手，可是他們的爸爸拾了兩三張獸皮和準備佐餐的一隻瘦瘦的袋鼠回來時，他發現有三大塊鹿肉掛起來風着，樹上則夾住一張新剝下的小鹿皮。

他們如今已坐了用篙撐的渡船渡過俄亥俄河，腳上的泥不再是熟識的賓夕法尼亞紅赭土。這種土黑得像獸糞。孩子們對於走他們的爸爸小時候和鮑皆特上校走過的那條路高興得什麼似的，這就是軍隊所養的那隻羊晚上必須關起來的地方，這就是兵士們用斧子把小徑砍寬些好讓輜重隊走過的地方，這是邱陵地帶，嘉麗說她又可以在賓夕法尼亞那些可愛的小山上呼吸了。不過那些山如今已經遠遠在她身後，比較容易死心。在這兒也許不像她所想的那麼壞，要是你從不和自己家裏的人見面，同住在一州又有什麼用？

他們兜過一座高嶺。下面密密芒芒的一片，來得神秘。爸爸可別把這個告訴過他們，賽娥一時以為她父親已經不知不覺地把他們帶到西部大洋，山下就是夕陽殘照下的一片綠汪汪的海水。她然後看出他們所俯視的都是黑鬱鬱的無垠原野，那是稠密樹梢形成的林海，祇有一條無名河流在底下深處經過的地方露出空隙。舉目望去，這片寂靜的林海一直綿延到它的隱約碧波和極遠的地平線相接的地方。他們不約而同站住腳向前遠眺，賽娥見到她母親目光四射，希望找到人海或者至少經人開闢過的空地。可是在那無垠無聲的莽野裏偏見不到一縷炊煙，那女孩子知道就是他們在這裏直等到夜晚，他們也見不到有人家燈火，如果有孤單單的一點紅光，那也祇是一些德拉威或蕭文尼族印第安人的營

火。夕陽裏景象蒼茫，它一落下，遠山的陰影便迅速捲來。

賽娥直到臨死時都忘不了這景象，雖然她當時並不知道她腦裏會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多年後一切都改變了，就是她爸爸從坎裏鑽出來也不會認識那地方的時候，她會想到當年的景象，她會對自己說這是必然的道理。但是這種情形祇可能在美國原野上發生。

太陽已經下了山，他們聽到遠處狼嘯，較近處則有豹嘯，渥斯倚着他那桿蘭開斯特長鎗站着，鼻子像獵犬似的皺着。

「真可以聞到野獸了！」他飢餓地說。

賽娥也嗅着氣味，可是她祇聞得到野花野草的香味攪雜着她所熟識的賓夕法尼亞土還要黑還要臭的黑土的隱約怪臭味兒，她望望她的弟弟，他們站在那兒，兩眼怔望着這地方，顯然彷彿深受老水手的故事吸引似的，相信他們所見到的是水獺在泥濘的河水裏跳躍，灰麋在林中橫衝直撞，肥肥的小狸搖擺着大尾巴像子彈似的在水道裏順流而下，他們憧憬得到一張張的獸皮在猶待建造的一間木屋裏的牆上掛着，他們也憧憬着他們的父親背着一大捆皮到秀頭河或俄亥俄河上一個鋪子去，把皮交給櫃台上，鋪子裏貨架上盡是黑的、白的英國毯子，土耳其紅花布，一疋疋美里麥藍布，有流行的披肩，鑲黃銅的火鎗和一桶桶的白珠子。

「咱們說不定還會悶起來，有鞋穿哩！」嘉麗不禁脫口說出來。

她這句話打破了緊張的氣氛，大家都朝着她望並且笑了，小烏秀拉，是全家最小的，也是大家最鍾愛的。有時候她望着你，那張小嘴顯得那麼可憐，可是在你最意料不到的時候，她會像小浣熊那麼

暴躁，所講的那些大話祇有她跟鮑華麗奶奶敢想得出，鮑華麗奶奶有一層半碎木搭成的房子在康奈斯
托加河上公公的鎗鋪的街對面。

第二章 黑土之鄉

後來那幾天，賽娥一想起最初見到的景象，然後認清他們如今已在林海底下，便似乎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在樹梢高高之上哇哇叫的鵲尾鷹不會想到底下有條路。非得是在樹枝下鑽地覓食的刺蝟才找到那條路，要不然是在黑暗裏能看見東西，有人叫作食魚狐的那種林中黑貓。

嘉麗聲音顫抖地對賽娥說，這地方一定是所有森林的老祖宗。賓夕法尼亞的樹林還是小娃子時，這裏的樹已是白鬍子老公公了。賽娥瞧着她母親在長滿了苔蘚，毛茸茸潮濕濕的大樹根之間撥草前進。她整天看到她母親那對深凹進去的眼睛呆呆地朝前望，想找到些能重見天日的跡象。

在賓夕法尼亞憑光線可以推斷一切。林中深處如果前面射來一道白色微光，你就知道快到山頂或是一片空曠地方。前面也許是片草地或是開闢出來的空地，甚至於是一塊田，田裏的玉蜀黍已垂着金黃的穗鬚，在陽光中散發出甜甜的清香，但是在俄亥俄河的這邊根本沒有田野，你整天在林子裏走，抬頭朝前看，還是像一小時或是一天以前那麼黑。

一踏入長草兩三呎最使賽娥感覺到身在林中，有時候素麗或貞妮也跟着她後面跑，有時她隻身先進入草叢。全家排成一字長蛇陣，蹦蹦跳跳朝前走，一下子便不見了。她等他們的時候，綠葉摩擦着她的皮膚，伸手可以碰到奇粗的棕色樹身，四週都是那些枯葉的亂蓬蓬的墳墓，她記起他父親有一次告訴她的事情。

他拿着鎗在黑森林走時忽然覺得駭怕。那時候他已是個大人，然而在那些黑森森、永不見天日的松樹和樺樹裏，竟然毛骨悚然，想拔腳飛奔，他整天連一隻松鼠也沒見到，後來也什麼都沒見到。

「我嚇出了一身冷汗，」他說。

來自俄亥俄西支的兩個獵人對他說他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為什麼會忽然駭怕，他們也不知道。在別的地方不會，祇有在森林深處才會。

一再追問之下，他說他可能是有隻豹子一路聞着他的味兒跟踪他，因為豹對人很好奇。在這沒多久以前，他曾在雪地裏兜繞了圈子，找到有一隻那種黃毛巨獸在他後面嗅着他的踪跡的地方。

可是賽娥感覺到她父親並沒有把他最秘密的心思講出來。她有時一個人在這些林子裏也感覺得到。林徑沒有了，就彷彿從來沒有過似的，唯一的路僅是鹿徑，它們看起來像似人走出來的，它們逗你朝前走，它們對你說它們是通到一塊空地上去的，它們會領導你走出森林，可是她知道得很清楚，要是一循着那些鹿徑走，它們就會七彎八拐，盤繞起來，最後在沼澤中消失。這裏沒有一樣東西動，連綠的晝光都是紋絲不動，苔蘚既厚且軟，有如草薦，它請你躺在它上面，可是賽娥的腳要跑。

「那不是別的，祇不過是恐林病，」賽娥對自己說，而且硬提起胆子先站在那裏數時候，然後才

放開腳步走。她挺直身子，人顯得高大，短衫裙在前面稍爲朝外蓬着，她的兩眼在高高的顴骨之間像越橘似的，既藍又直地望着你，黃黃的辮條厚疊疊地垂着像隻蒙農格希拉運貨船上的纜繩。

穿過密林回到印第安人的小徑上使人心裏覺得好過，這條少徑是人腳走出來的；它也像人腳那樣永遠不停，左兜右轉繞過大樹根，她一逼近家裏人，聽到小傢伙們爲了小徑上狐狸、狼、浣熊或是食魚狐的糞而爭吵，或是見到她父親指着一頭巨獸曾經人立在一棵樹前磨爪子把樹皮抓了兩道長印子的地方，心裏便十分高興。

那些小傢伙有的猜是豹，有的猜是「靈克」，指的是爪子上面有毛的黑褐色山貓。

「我猜祇不過是個野貓，」嘉麗加以安慰她說，因爲她愛想這些林子裏沒有比素麗大野獸。

「那是頭大黑熊！」素麗自己會喊出來同時趕快回頭看。素麗不嫌野獸走得太近但是總嫌它們不夠大。

通常渥斯總是等到解下背囊時才告訴他們到底是什麼野獸，到了那時候他便把紮營和家務忘得乾乾淨淨，可是他從不忘記與樹林有關的事。他想講的時候，便坐在營火前的一截木頭上把當天所走過的地方從頭到尾講一篇，說明每個獸跡和那一種野獸以及旁邊的樹，他而且多半能說出是雄獸或雌獸的遺跡。

有一次他們走到林徑岔口，木桿上掛着個小孩子的頭顱，桸樹上都刻着符號。

「你看得懂嗎？」小維葉問道。

「唔，我看得懂，」他父親含糊地說，他撫着樹看，站在每棵樹前，摩弄着鬍子研究。他告訴他

們左手那條離不了林子右手那條，如果他想得不錯，便可以到三都斯基和英吉利湖。

賽娥見到她母親的臉上在這陰森不見陽光的地方露出微光。

「我聽說，」她講，「在英吉利湖畔草原上住家不錯。」

「嘉麗，對你可太遠，」渥斯告訴她。

「我身子很結實，」她一面說一面挺直身子，「我能走好長的路。」

「那兒的飛禽走獸都光啦。」

「你在草原上也許可以打得到野牛，」她告訴他。

然而渥斯認為沒多大希望。他怎樣去跟那兒的陌生印第安人去打交道？德拉威是他再熟沒有的地方，他自己不是有一部份德拉威血統嗎？他和蕭文尼族人也可以合得來。

他們最後還是走左手那條岔路，嘉麗的臉上黯然失色。那一天和第二天樹越來越密。祇有渥斯一個人注意這些樹，林徑有裸黑胡桃樹，三人都圍抱不了它，他們必得找第四人來把它圍抱住，有條小溪邊上有更大的使君子樹，渥斯估計最大的直徑近十五呎，他誇口說他可以趕着兩對牛在兩棵使君子樹樁身上過去而不致於掉下去。

嘉麗在這荒野地方一聽到講起牛的話，她的胆色便變得很淒慘。她無精打彩地望着那條無名小溪，小溪兩傍的高大使君子樹的枝葉在上面糾結起來，把溪面完全罩住，連雪中的溪水都像老維基尼亞煙葉子那麼黑。

「渥斯，這些樹林裏難道一絲陽光都沒有嗎？」她埋怨着，她的眼睛像敵人似的對着他。他解下